

〔美〕詹姆斯·哈德利·齐斯 著

李宝芝 李金中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钻石红颜泪



鑽石紅顏油

据Сельская Молодежь《Подвиг》1982译出

钻石红颜泪

〔美〕詹姆斯·哈德利·齐斯 著

李宝芝 李金中 译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2插页 120 000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9 000

ISBN 7—5354—0209—7

I·184 定价：1.70元

内 容 提 要

美国人捷夫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在南越一将军的情妇的别墅里发现了价值两百万美元的钻石。为独占这批钻石，他打死了在场的南越仆人。围绕着这批钻石，南越保安局、香港走私犯、舞厅老板们都伸出了魔掌，八人先后丧命。捷夫的情人，舞女阿任对捷夫一片痴情，梦想着同捷夫一起逃到香港去过富贵生活，结果也丧命黄泉。负心郎捷夫带着钻石，逃离了南越。

全书情节惊险紧张，深刻刻画了一群财迷心窍的丑类们的奸诈嘴脸，揭示了南越政权的腐败和美国占领者的利欲熏心。

第一章

在岁首一个闷热的星期天中午，钻石突然被发现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他吃过厨师哈姆为他做的午饭，就起身进卧室睡午觉。空调机送出阵阵冷风，但这并没有使他平静下来。他非常烦躁，楼下仆人高声谈话声，远处收音机播放的不和谐的越南乐曲以及大街上摩托车的阵阵噪音搅得他心烦意乱。

平常这些声音并不妨碍他入睡，可是今天他却怎么也睡不着，于是他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想借此驱散烦恼和焦躁。

他越来越不喜欢在西贡过星期日了。刚来到这里的时候，还觉得当地的风土人情很有意思。现在他却非常讨厌同那些白痴凑在一起漫无边际地东拉西扯，厚颜无耻地编造谣言。这种单调乏味的日子使他愈加腻味，于是他逐渐远离了在饭店里的那些酒肉朋友。

他在船舶公司工作，好在平时他得上班，这转移了他的注意力。虽然工作没什么意思，但是工资可观，比在他的家乡旧金山要高得多。钱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嗜饮成癖，每次都喝得很多；此外，他还要负担前妻的生活费，每月给她寄钱。在他来这里之前几个月他们离了婚。

他光着膀子躺在床上，眼睛望着天花板。汗从他那宽宽的胸脯渗出慢慢聚成汗珠淌了下来。他忧郁地想到，再过三

天又该给前妻寄钱了。银行里只剩下八千披亚斯特，汇完钱，所剩无几，可到月底鬼才知道还得熬多少天。

当时，他未加考虑就买下了这幅昂贵的画。事后一想就觉得它太奢侈了，超出了自己的经济能力。不过，他还是为买下这幅珍品而高兴。他是在一间小铺子看见这幅画的，一下子就被它吸引住了。这是一张水彩画，画着一位俊俏的姑娘。她身穿越南民族服装，头戴斗笠，披着一一条浅红色的披肩，下身穿着一条白色的绸裤子。姑娘的背景是一面浅绿色的墙壁，上面爬满了常青藤。这个姑娘使他想起了阿任。阿任也长着这么一张娃娃脸，也是一副天真无邪的神情。画上的姑娘完全有可能是阿任，虽然他知道，阿任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人给她画像的。

他忽然想起，这张画还未打开。他很想马上把画挂在客厅里，看看效果如何，再者，找点事干还可以驱散烦闷的心情。于是，他马上从床上爬起来，光着脚就下楼到客厅里来了。

他的仆人贺武正在收拾餐具，擦拭餐桌。贺武惊奇地看着走进客厅的捷夫。

贺武三十六岁，长得矮小干瘦，被太阳晒得黑黑的窄脸象片树叶。但是实际上，在他那瘦小干枯的身体内，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他能完成最繁重的工作而一点也不感到疲劳。

“把锤子、钉子和梯子给我拿来。”捷夫吩咐道。

贺武惊奇地张着大嘴，没说出话来。他心想：主人可能疯了吧？捷夫看见仆人发愣的傻样就又补充了一句：

“我买了一幅画，想把它挂到墙上。”

贺武明白了主人的意思。他咧嘴一笑，露出了金牙。

“请等一会儿，先生。”他说完便跑出了客厅。

捷夫走到墙边，拿起那张用纸包着并用绳子捆着的画。他解开绳子，打开纸包，把画摊在桌上欣赏起来。这时，贺武肩扛梯子，手拿锤子，嘴里叼着钉子走了进来。他把梯子倚墙放好，也凑了上来。

捷夫仔细地观察着贺武的面部表情，虽然没有发现异常，但还是流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情。虽然贺武没有直接说过，可是捷夫早就知道他不赞成自己与南越姑娘有关系。现在再把这张画挂起来，贺武肯定会认为这是故意气他。

当然，捷夫也不是不在乎这些事情。仆人对他的看法，他还是十分注意的。与阿任的交往，他在各方面都很小心谨慎，以免人家说三道四。这对他俩都有好处。但是，在西贡这个地方想保密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牵涉到男女关系这类风流韵事。

有人议论说，他在帕拉载舞厅认识了一个芭蕾舞演员并且迷上了她。她也经常来找他。这个消息以惊人的速度在西贡市的欧洲侨民区传开了，这使捷夫感到愤怒，可又无能为力。虽然为了躲避人们的七嘴八舌，他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还是免不了让人背后戳脊梁骨。阿任只在天黑以后才到他这里来，就象幽灵一样悄悄地溜进捷夫的卧室，天不亮就走。尽管如此，西贡的所有欧洲居民还是知道了他们幽会，并且大肆造他们的谣，肆无忌惮地大声谈论他俩在床上如何如何，以满足人们的变态心理。

贺武住在院子深处，那里有厨房和仆人的卧室，但对于捷夫的情人阿任每次溜进来后的情景知道得很清楚。因此，他比其他人对主人和南越女人的交往更加反感。他多次利用

各种方式暗示主人：他着魔似的，未免太下贱了。

捷夫是在帕拉载舞厅里与任里匡相识的，舞厅的主人性格活泼，自称布赖基·李。他认识许多非常年轻漂亮的南越姑娘。结果顾客的钱源源不断地流入他的腰包。

花一百二十披亚斯特或者大约一个半美元就可以和一个漂亮姑娘玩上一个钟头。她可以和你一块跳舞，吃饭，聊天。如果你想继续和她来往，你就和她约会，布赖基就不再管了。按照地方当局最严格的规定，晚上九点半钟到半夜这段时间，严禁舞厅和其它娱乐场所营业，但是这个舞厅例外。你只要付给布赖基足够的钱，就可以找一个你所喜欢的姑娘跳舞。如果再给看门人五十个披亚斯特，还可以和姑娘一起到她家里或到预订好的旅馆去过夜。

捷夫有一个朋友是个老单身汉，在西贡生活了好多年。他建议捷夫在南越姑娘中找一个情妇。

“在这样的非常时期，男人特别需要一个女人，”他说，“倒霉的是在这个城市中，大多数欧洲女人因没事干而闲得发愁，为了给她们解闷，那些仆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女人百无聊赖，就要惹事。对这样的女人一定要留神。我就不找欧洲女人，而从当地挑选姑娘。我劝你也这样做。”

捷夫坚定地摇了摇头。

“我可以这么想，”他说，“我不喜欢黄皮肤的姑娘。”

“你听我说，亚洲女人可不象欧洲女人那样任性和苛求。请不要忘记，东方女人的古代传统是使丈夫舒适，满足他的欲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去和布赖基谈谈吧，他会给你找一个合意的姑娘，你知道，他的舞女并不都是卖淫的。他有几个从事正当工作的非常好的姑娘，保险你会看中。”

“谢谢您的开导，”捷夫说，“可这对我不适用。”

但是，难以忍受的孤独终于使他开了窍，他来到了帕拉载舞厅。看到舞厅里男男女女寻欢作乐的情景，他又惊又喜。一个晚上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他在舞厅里和各式各样的姑娘跳了舞。有丰满的、苗条的，高的、矮的。接着这些身体柔软的黄皮肤姑娘，他感到欢快无比，他开始喜欢她们了。他和布赖基·李一起喝了威士忌。和这个胖男人在一块原来还很愉快呢，这个人谈锋甚健，更重要的是一个晚上花费并不多。

很快，布赖基建议他挑选一个姑娘。

“有一个姑娘，保证能够使您满意，”他说，“她有一个大家庭。我和她谈过了，她同意和你认识。您应该有一位能使您满意的姑娘做朋友。怎么样？和她见见面吧？”

“大家庭是什么意思？”捷夫皱着眉头问，“她结婚了？还是有很多孩子？”

“她没有结婚。她有妈妈，三个弟弟和上了年纪的舅舅。我让她来，如果她中您的意，就告诉我一声，其他的事情我都会安排好的。”

“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捷夫回答说，“那就看看姑娘怎么样再说吧！”

他站在梯子上，用铅笔认真地在挂画要钉钉子的地方划了一个记号，一面回想着自己第一次和任里匡见面时的情景。

当时，他在远离演奏菲律宾爵士乐乐队的地方，挑选了一张小桌子在旁边坐下。舞厅里灯光昏暗，舞影幢幢。离十

步远就分辨不清面孔，这使人内心有种舒适的感觉。

任里匡悄悄地出现了。当时他正盯着桌子旁边的过道，打算在她走近之前能先看见她，没想到她却从后面转到了跟前。

她穿着越南民族服——白色的绸裤，粉红色的尼龙套头衫，短小的上衣紧紧地裹在丰满的身体上。她长得小巧玲珑，一头黑油油的长发，中间分开一条缝，头发象瀑布一样垂落在双肩上。象牙色的皮肤细腻光滑。她的鼻梁微弯，嘴唇比欧洲女人的稍厚，一双漂亮有神的黑眸子动人心魂。总之，看起来她活象一尊柔弱娇嫩精雕细刻的象牙雕像。

她嫣然一笑，捷夫都没来得及看清那整齐洁白的牙齿。他好奇地打量着她的脸庞、脖子和肩部，然后顺势朝下看去：两个隆起的乳峰把粉红色的上衣撑得紧绷绷的。

捷夫过去就听说，南越姑娘为了增加自己的性感而要了花招。他刚一在西贡露面，美国大使馆的谢姆·维特就“开导”他：“当心，小伙子，别让那两个隆起的东西欺骗了你。其实，她们是从电影上看到著名女演员罗尔和巴尔多裸露的玉体而学来的。你到市场去转转，就会看见她们是怎样弥补自己体型缺陷的了。我盘算了一下，在这个穷乡僻壤卖人造假乳房倒是满能赚钱的。”

“我叫任里匡。”姑娘一边自我介绍一边在捷夫对面坐下来，讲一口漂亮的法语，“您可以叫我阿任。”

“我叫斯济夫·捷夫，”他回答了一句，“您就叫我捷夫好了。”

就这样——一拍即合，简单至极。

捷夫接过贺武递过来的钉子，对准划好的记号，又接过锤子，一下子就准确地敲在钉帽上。

就这样，奇迹出现了。

捷夫用力猛了点，敲掉了一大块墙皮，墙上露出了一个深洞。

“真见鬼！”捷夫骂了一句，差点失去了平衡。

“这墙怎么象纸一样薄呢？”

其实，墙最少有两英尺厚。捷夫想，他可能发现了一个巧妙的秘藏了多年的暗室。

他把手小心地伸进洞里，手指碰到了—一个硬东西——是个小皮盒。当他把盒子掏出来时，一些闪闪发光的東西从腐烂掉的盒底撒了下来蹦得满地都是。

捷夫马上认出，这些闪闪发光的小东西是钻石。钻石象神话里那样五彩缤纷，散落在梯子的四周，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发出五光十色光芒的钻石。他钻石方面的知识不超过一般人，但他知道，这些小石头值一大笔钱。它们至少有一百颗，大部分都有豌豆大小。他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嘴里干得要命。

贺武蹲下来，咿咿嘴（越南人激动的时候都用这种声音来表达），拿起一颗钻石开始仔细地观察。

捷夫注视着—he的一举一动。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贺武往梯子上看了看，两个人开始互相盯了起来。贺武克制住紧张的心情，勉强地笑了。

“这些钻石，先生，”他说，“是阮文寿将军的，警察局已

经查找了很多年了。”

捷夫从梯子上下来，蹲在他的旁边。

捷夫是个非常有力气的人，身高超过六英尺，肩膀很宽，足有两个人的肩宽。年轻时，他把许多时间用在体育锻炼上，他会举重，踢足球，摔跤和拳击，甚至到了现在，他在这些项目上仍保持着良好的成绩，现在两个人蹲在一块，可以从眼神看出：他们各有各的打算。

捷夫捡起一颗钻石，任凭它在手心滚来滚去。

他心想，这些小石头大概能值一百万美元，可能还会多些。太走运了！要不是往墙上钉钉子，还不会找到这些宝贝哩。

“将军是个非常富有的人，”贺武说，“大家都知道他买了很多钻石。后来他被炸弹炸死了。政府当局如果知道这些钻石找到了，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捷夫看了贺武一眼。此时，贺武正好仔细看着钻石，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你说什么？”捷夫站起来，俯视着他的越南仆人，“什么将军？”

“阮文寿将军。他曾在法国当兵，被炸死前干了很多坏事。他在军队里抢了许多钱，用它买了钻石。有一次，一枚炸弹落在他身旁，他未来得及跑开，弹炸就爆炸了。”

捷夫走到桌子前，拿起一包香烟，取出一支，点燃后抽起来。他发现自己两手直打颤。

“你凭什么认为这些钻石是属于将军的呢？”他对这意外的情况感到烦躁。他立刻想到贺武是现制度的狂热拥护者。他还记得，贺武每周去听两次政治课，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些

情况的含义。唉，怎么这么倒霉，偏偏有这么个南越人在场！

捷夫反复思考着，如果贺武打算保护这些钻石该怎么办？从他的言谈和神情看，这个南越人正准备这样做……

“钻石不是将军的，还能是谁的呢？！”贺武说道。他收集起钻石，放在手掌上，“这所房子有一段时间曾是梅茜夫人的。”

捷夫一边听，一边紧张地思考着。哼，这个小流氓还在收拾这些钻石，好象是他的家私似的。如果让他拿走，他会把钻石直接送交警察局的。

“梅茜是谁？”他问道。此时，对怎么处理这批钻石，他还拿不定主意。当然不能在南越卖，而应该把它们带到香港，到那里，钻石就容易脱手了。

“她是将军的情妇，”贺武以鄙视的口吻告诉他说，“将军死后，当局把她抓进了监狱。这是她的房子。可见，是将军把这些财宝藏在这里的。”

“如果当局知道这个女人在这里住过，为什么他们不到这里来找钻石呢？”

“他们认为钻石被偷走了。”贺武一边爬到梯子下边去捡钻石，一边回答说，“有人认为，将军随身带着这些钻石，炸弹爆炸后，在一片慌乱中，钻石被人拿走了。”

“将军是怎么被炸死的？”捷夫问道，目的是拖延时间，想出对策，不让贺武把这件事说出去。这需要十分谨慎。应该找个适当的理由从他手里把钻石拿回来，并给他一些钱。捷夫想，如果说得巧妙，贺武不会拒绝要钱的。

“当将军想跑时，有人朝他扔了一颗炸弹。”贺武回答。说

罢他站了起来，继续端详着他手里闪闪发光的钻石。

捷夫走到写字台前，从纸夹里抽出一个信封，不慌不忙地走近贺武。

“把钻石放进来。”他打开信封。

贺武犹豫了一下，把钻石倒进了信封。然后慢慢伸手去接捷夫手中的信封。但捷夫已经转过身去，用舌头把信封口舔了一下，封上后装进裤袋里了。

贺武黝黑的脸上现出了一种担忧失望的表情。

“先生，最好把警察找来，”贺武建议，“让他们看看这面墙。我告诉他们您找到钻石的经过，这样不会有任何麻烦的。”

捷夫把烟头搓碎，他感到稍微轻松了一些，因为他终于从贺武那儿夺回了钻石，迈出了有利的第一步。现在应该竭力劝说贺武别说出去。

“不着急，”他走近圈椅坐下，“我不认为这些钻石是将军的。如果能弄清谁还住过这座房子，一定会找到根据证明，在将军死前很久钻石就藏在这里了。很可能将军自己的钻石确实是在他死的时候被人偷走了。”

贺武两眼一动不动地瞪着捷夫，面部表情淡漠，捷夫看不出自己的话对这个人产生了什么效果。

“这应该由警察局去弄清楚，先生。”贺武说，“即使钻石不是将军的，如果您把它交出来，也会得到很高的荣誉。”

“噢，这可太令人高兴了，”捷夫语意中带着嘲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荣誉不太感兴趣。此外，警察局自然会说钻石就是将军的，”他勉强一笑，“你是了解警察局的。”

他立刻意识到说这些话是犯了一个错误。可以看出贺武

马上显出一股敌意。

“钻石，先生，是国家的财产，不管它是不是将军的，除了国家，谁都不能私自去处理或占有。”

“这是你个人的看法，”捷夫反驳道，他断断续续并有点不客气了，“我可以把它卖掉。当然罗，我也会给你一份钱，你就会成为一个富翁了。”

贺武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黑色的眼睛显露出惊奇的目光。

“卖钻石是违法的。”他说。

“当局不知道。再者，我卖了后会给你一笔钱。”

“我想，还是报告给警察局为好，先生。”贺武表示反对。

“难道你不想变成一个富翁吗？”捷夫开始明白，收买仆人的打算算是落空了。但他并不甘心：“你可以有自己的房子和仆人，可以和你现在经常见面的姑娘结婚，对了，你还可以买汽车。”

贺武耸耸肩膀，表示不同意。

“先生，钻石不是我的，也不是您的，而是国家的。”

一股无名怒火从捷夫的心头腾起。本来一百万美元已经到手，可就是因为这个该死的猴子，到手的钱就要飞了。现在只有一条出路：无论如何不让这钱跑掉。

“对不起，先生，”贺武说，“今天晚上我没事儿，我有个约会。”

捷夫立即意识到：贺武一出屋，就会马上把一切告诉给厨师，然后就跑到警察局去报告。过不了十分钟，屋子里就会挤满警察。想到这里，他猛然从椅子上跳起来，挡住了去路。“且慢，”他吼道，“闭上你的臭嘴，要不然我就剥下你的

皮。”

他这股愤怒劲儿，连自己都没想到。他那象铁塔一般的身躯，凶神般的表情和恶狠狠的嚎叫吓坏了贺武。他只想赶快离开这间屋子，把钻石的事报告给警察局。他跳到房子的一角，然后突然扑向房门。

捷夫尽管身体笨重，经常喝酒又缺乏锻炼，他还是很灵活。

在贺武抓住门把的一刹那，捷夫的手指已经掐住了他的肩膀，那股劲吓坏了贺武，他觉得仿佛是一把钢钳钳住了他。难以忍受的疼痛迫使他象受惊的兔子一样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贺武瘦弱的身体在捷夫的大手中颤抖，张着大嘴叫喊个不停。

捷夫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另一只手掐住了他的喉咙，贺武不能出声了。他憋得难受极了，就用牙咬脚踢，但无济于事，捷夫纹丝不动。

“让你喊！”捷夫又一用力，这个南越人抖动了一下。

就象折断芦苇时发出的声音，只听见“咔吧”一声，捷夫突然感到贺武脑袋的全部份量落在他的手上，他的脑袋象没有脖子支撑，只用绳子连在身子上一样左右摇摆，同时一个劲地翻白眼，膝盖也一个劲地弯曲。捷夫放下他，才发现这个南越人的两腿已经支撑不住身体了。

捷夫睁着双眼看着贺武的身体慢慢地顺着墙瘫倒下来，象锯末装填的布娃娃一样伸开两臂躺在地上了。

一股鲜红的血从贺武半张着的嘴里流出来。捷夫蹲下，轻轻摸了摸。

“喂，贺武，真他妈的见鬼，你怎么啦？”

一股寒气传遍他的全身，他站了起来。
眼前的景象使他惊恐万分。
贺武死了，他突然成了杀人凶手。